

我的人類學關鍵字：旅行

陳心婷 |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學士班

大家好，我是人社 2 2 陳心婷

我並不是什麼很厲害的知識份子，也沒有修很多人類學的課。我單純因為浩立老師邀我來，我覺得很爽，就答應了。我今天只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生活的體悟。

先簡單介紹一下我上大學以後的狀態好了。我在高中接觸到社會學後，就毅然決然地來讀清大人社。在前兩年，我讀得很開心，每次收到下學期的課表我都好興奮，覺得有好多東西可以去理解。但大概從這個學期，我突然對這堆東西沒那麼有熱情了。我未來不打算讀碩士，不想要從事學術工作。

我現在只想要趕快畢業，然後可以開始找工作。

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？我想，可能是因為我過去一直期待知識能夠給我生活的答案。例如我感情失敗時，我就很想要了解跟感情相關的研究。浪漫愛是什麼？我是不是被困在浪漫愛的魔咒裡了？情侶間應該要如何互動才是平等的？我要如何經營一段關係比較好？我以為，等我累積了一定量的知識，我就不會再重蹈覆轍。

但我失敗了。我並沒有因此就學會安然處世的方法，反而更加的徬徨。我總是拿我讀到的東西檢視我的行為，而覺得自

己不符合標準。例如，開放式關係好像很棒，但我沒有辦法接受。例如如果我只想找個好老公然後結婚，那我是不是沒主體性。再例如我知道社會可能放了太重點在戀愛關係上，但我又好想要談戀愛，等等之類的。

直到最近我才理解到，人社知識其實無法提供你正確答案。知識的功用，是當你無路可走，又需要往前走時，為你提供思考的線索。人類學在此就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我認為人類學帶給我的是生活的多種可能性。當我的某個想法卡住了，透過閱讀民族誌我可以知道：哇！原來還有這樣的生活方式或思考方向。而且雖然人類學致力於了解他人，但透過他者與自己的相遇，我們也總是在重新了解自己。

但是，在獲得這些知識、這些可能性以後，我們還是需要作選擇。現在大家好像都覺得，一個好、厲害的人，要能夠理解自己在想什麼、勇敢地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、為自己的每一個選擇負責。但我其實常常做不到，也常常為此感到傷心。不過，讓我覺得很欣慰的是，人類學家在做研究時，可能大

多時候也都是小心翼翼、惶恐不安、內心糾結成一團的。對我來說，人類學從來不是果斷的學科，人類學家為了好好善待他遇到的群體，總是不斷的反省自己的每個選擇。所以這樣的惶恐不安是刻意為之、甚至是必要的。人類學雖然不停的反省過去的知識，但仍然努力向前去開拓更多的可能性。

雖然知識可以幫你釐清楚想法的來源，以及未來可以前進的方向。但還是要強調，並不是一定要獲得這些知識，自己的處境才能夠改善。如同人類學家呈現給我們的人的多樣性，人總是能用各種創意的方式找到破口，並努力生活下去。知識只是我們生活中的一種輔助。所以，在吸收知識時，雖然可以與自己的經驗相對應，但也別急著把所有概念套到自己身上。剛剛怡潔老師也說，人類學家賦予報導人的主觀認知有高度的價值。所以，如果這是你想要做的，那你就去做。如果這些知識對你來說沒有興趣，那就算了。

去年的說明會穗穗和潘秉均都說了他們的關鍵字。所以最後，我也想來分享我的人類學的關鍵字：旅行。

人類學總是在不斷的旅行，在田野地和原鄉間來來去去，在一次又一次空間移動的過程中才成為人類學者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他試著了解當地人，但又無法真正成為當地人。他可能吸納了一些田野地的成分，又讓自己和原鄉的人有所不同。到最後，人類學家可能會變得兩邊不是人，既無法完全回到原來的群體，又無法將自己完全變成田野地的一份子。然而，人類學家便是在這些旅行中，培養出對時間、空間上對異質性的敏感與包容，並慢慢找出在這樣的處境中的安然處世之道。

我認為我們的生活也常常是種旅行，總是在遇到形形色色的他者。我們總是被置於不同群體之中，面對各種隱而不宣的教條或新的知識。我們總是嘗試將自己變成自己所期待的樣子，試著符合那些教條，又常常因為無法成功而重新認識自己。透過日常生活的旅行，我們可以不斷在這些雜亂不堪的事物中找尋平衡，也希望透過這些旅行，我們能夠漸漸學會在不同的空間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方法。

以上是我最近的小小心得，抱歉有點混亂。我知道在場的大家，不一定真的對人社內容有很大的興趣，但希望在這可能不會是全然開心的日常生活中，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，或是人類學知識可以幫助或陪伴我、還有大家過自己喜歡的生活。